

# 阴阳师

第二卷

梦枕貊



# 阴阳师

第二卷

〔目〕 梦枕獯 著 林青华 施小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阳师.第2卷/[日]梦枕獯著;林青华,施小炜译.

-2版. 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1

ISBN 978-7-5442-6966-7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②林…③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884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011

ONMYÔJI - Tsukumogami no Maki

Copyright © 1997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Bungeishunju Ltd.

ONMYÔJI - Hoh'oh no Maki

Copyright © 2000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阴阳师·第二卷

[日]梦枕獯 著

林青华 施小炜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 胡圣楠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9.5

字数 246千

版次 2005年3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版

印次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966-7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。违者必究。

# 目 录

## 付丧神卷

- 3 瓜仙
- 25 铁圈
- 48 缠鬼
- 69 迷神
- 92 不思量
- 131 扑地巫女
- 149 吸血女侍

## 凤凰卷

- 167 泰山府君祭
- 189 骑在青鬼背上的人
- 205 月见草
- 219 汉神道士
- 237 牵手的人
- 257 骷髅谈
- 278 晴明道满大斗法

☆  
付喪神卷





## 瓜仙

### 一

高大的柿子树下，十余个粗汉正在休息。

七月三日——

白天。梅雨刚过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。

粗汉们是为躲避烈日来到树下歇息的。

柿子树实在是大。两个成人伸长了手还不能合抱。树枝伸向四方，枝叶下有一大片树荫。树荫下面，有几匹马，驮着装满瓜的筐子。

这里是从大和途经宇治到京城去的大道。粗汉们看来是赶着驮瓜的马，由大和进京的。途中，他们在这柿子树下暂避暑热。

阳光猛烈得几乎要将马背上的瓜煮熟似的。

粗汉们各自捧瓜在手，美美地吃着。瓜的爽甜随风飘散。

在同一棵柿子树下，源博雅坐在折叠凳上，不以为意地望着粗汉们啃瓜的情景。在他的脚旁，放着装水的竹筒。

博雅是在自长谷寺归来的途中。他送圣上抄写的《心经》到寺里，归途中停下牛车，在树荫下避暑纳凉。

仆人三名。随从两名。算上博雅，他们一行共六人。

仆人徒步，随从骑马。各自驻足下马，到树荫下休息。

“咳，为圣上送东西也不轻松啊。”

“这是第二趟了。”

两名随从在一旁闲聊，博雅这边也能听见。

近来圣上兴之所至，抄写起《心经》来，并将抄经送往各处寺院。

许多人都受过指派，至于博雅，则如随从所说，这次是第二次。

第一次是十天前，去的是药师寺。

“最近京城里怪事接连不断，圣上抄经是由于这个原因吧。”

“不，圣上抄经是在怪事出现之前。抄经和怪事是两回事。”

“不过，怪事频频，倒是真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好像说民部<sup>①</sup>的大夫藤原赖清大人的女仆也出了怪事吧？”

“这事是昨晚我在长谷寺告诉你的嘛。”

“对对，是你说的。”

“说是最近有个住在西京的人，三天前的晚上，在应天门用弓箭射下一块发出绿光的玉石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他们说着这样一件事。这件事也传到了博雅的耳朵里。

民部省的藤原赖清的女仆遇到怪事，经过是这样的：

这位藤原赖清，曾是斋院的杂务总管。他多年来出任斋院的杂务总管，事必躬亲，但有一次得咎于斋院，返回自己的领地木幡，在那里禁闭。

木幡处于自京城前往宇治的大道途中。

赖清有一个女仆，叫作参川嫂，娘家在京城。

---

<sup>①</sup>唐制称户部。



主人赖清回木幡去了，这女仆便得了空闲，也回了娘家。可是，约七天前，赖清派了一个男杂役来找她。

“一直住在木幡的大人忽然有急事，转到这个地方了。因为人手不足，你是否可以到那里去，在大人身边照应呢？”男杂役这样说。

女仆虽然带着个五岁的孩子，但立即抱上孩子，前往指定的地方。到那里一看，所说的那个家里只有赖清的妻子在，她和蔼地接了女仆进去。

“你来得正好。”

赖清的妻子说，赖清不巧出门去了，家里只有自己一人。要做的事太多了，你可得帮忙呀。

女仆和主人的妻子一起大扫除、染布、浆洗，忙碌的两天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但是，主人赖清却没有要过来的迹象。

“此刻大人还在木幡呢。有劳你去跟他说，这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请大人和各位搬到这个家里来吧。”

既然主人的妻子这样吩咐，女仆便将孩子留在那个家里，自己匆匆赶往木幡。

到了主人的家，见到以前一起做事的杂工和女仆，赖清也在那里。匆匆忙忙和熟人打过招呼，女仆便向赖清转达了他妻子的话。

可是，听了她的话，赖清却显得很惊讶。

“你说什么呀？”赖清说道，“我从没有搬到过你说的那个家，也没有那样的打算。好不容易解除了禁闭，正筹划返回原来的住处呢。”

他说，正是为此，才把原来的女仆和勤杂工召集到木幡的这个家。

“我还派人到你那里去了，结果你家里人说，你已经被我叫走了。我正想是谁这么机灵，马上就通知你我已被解除禁闭。可是等了两天都不见你的人，正担心着呢。此前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”

听主人一说，女仆大吃一惊。她如此这般地赶紧汇报了整件事。

“奇怪。要说我的妻子，一直就在木幡这个家——现在还在嘛。”

赖清向屋里喊了一声，理应在另一个地方的主人妻子竟从屋里走出来。

“哟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终于来了呀。”

主人的妻子向女仆打招呼。

女仆已经是惊慌失措了。莫非被鬼骗了？

五岁的孩子，还留在那个家里。如果那边的主人妻子是鬼变的，孩子岂非会被鬼生啖？

众人立即提心吊胆地赶往女仆所说的地方，却只见一道半圯的围墙里，有所荒废的房子，屋内空无一人。

在杂草疯长的庭院里，只有女仆的孩子在放声大哭。

这件事就发生在五天前。

西京的某人，看见了应天门上发光的东西，则发生在三天前。

西京的那位，是一位武士。

武士的母亲因病卧床，已有很长时间，但竟在三天前的晚上，忽然表示想见弟弟一面。

她所说的弟弟，并非她自己的弟弟，而是武士的弟弟，即母亲的次子。

这位次子是个僧人，在比叡山。但此时正来京办事，住在三条京极附近，应该是寄宿在僧舍。

“帮我把那孩子叫来吧。”

即便不是去比叡山，三条京极也是相当远的地方。加上已是夜半三更，下人们都已回家了。那地方不是孤身一人能去的。

“明早派人去叫他吧。”

“我这条命已熬不过一个晚上。今晚我好歹得见上他一面啊。”

这位武士实在受不了母亲如此悲切的恳求。

“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半夜就算不了什么了。豁出命也要把弟弟叫回来。”

身为兄长的武士，带上三支箭独自上路，从内野穿过。

细小的月亮难觅踪迹。天上浓云密布，四周几乎漆黑一团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途中，须从应天门和会昌门之间通过。

战战兢兢地走过那个地方，终于抵达师僧的僧房。

叫醒师僧一问，才知道弟弟已于今天早上返回了比叡山。

再去比叡山，就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武士返回老母亲在等待着的家，中途再次路过应天门和会昌门之间的地方。

与第一次相比，走第二次更加可怕。

通过的时候，偶尔一抬头，看见应天门上竟有什么东西发出青光。

啾！啾！

听见老鼠的叫声，然后有笑声从头顶上方传下来。

武士强忍着惊呼的本能，走过了那个地方，但身后那鼠叫声却跟随而来。

啾！啾！

如果加快脚步，那追随之来的声音也变快。

他拔脚狂奔起来。然而，那鼠叫声也步步紧跟，如影随形。

一不留神，已经跑到五条堀川附近。

身后已听不见鼠叫声。武士心想，终于摆脱它了吧。

武士松了一口气。正要迈步向前，却见前方浮现出一团青光，“啾！啾！”的鼠叫声清晰可闻。

“呀！”

武士发声喊，拉弓放箭。眼看着利箭不偏不倚正要命中那团青光时，那团青光却“啪”地消失了，一阵哄笑声回荡在夜空……

接近黎明时分，武士终于回到自己家里。他发起高烧，躺倒在母亲身边。

儿子的意外变化吓了母亲一大跳，母亲反倒病愈了，好歹能够行动。这回变成了儿子病卧在床，由老母亲看护着他。

博雅的随从们在谈论的就是这么一件事。

像两名随从说的那样，京城近来似乎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。

“回去之后，拜访一下晴明吧。”
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

就在博雅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时，一旁响起了一个声音。

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白发苍髯的老翁，正站在吃瓜的汉子们跟前唠叨。

“哎哎，那瓜也给我一块吧。”

老翁身披破旧的麻布衣，腰间系紧带子，脚穿平底木屐，左手扶杖。

他白发蓬乱，夹衣敞开着，右手摇着破扇子扇凉。

“嘿嘿，这个可给不得。”

一个粗汉边吃瓜边说道。

“咳，热成这样子，口干啊。太想吃瓜了，掰一块给我行吗？”

“这些瓜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也愿意分给你一块半块的，可这是往京城送的，我们可不敢拿它送人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现在不是随便吃着吗？”

“就因为我们干这活儿，要瓜的人看在这个分上，才让我们这样。”

汉子们依然不理睬他的请求。

大和是瓜的产地，每到瓜熟时节，往京城运瓜的人大多走这条路。

“哦，既然如此，给瓜子也行。可以把瓜子给我吗？”

顺着老翁所指望去，汉子们脚下落下了难以计数的瓜子，是他们吃瓜时吐出来的。

“瓜子可以呀。你都拿走吧……”

“不，我只要一颗。”

老翁弯下腰，从地上捡起一颗瓜子。

他走出一两步，站住，用拐杖戳着地面。

博雅想，他要干什么？只见老翁往用拐杖挖出的小洞里丢下瓜子，盖上刚挖出的浮土，掩埋了小洞。

老翁又向博雅转过身来，说道：

“不好意思，您的水可以给我一点吗？”

博雅拿过自己脚旁的竹筒，递给老翁。

“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老翁将扇子收入怀中，欢喜地低声道谢。他接过竹筒，往覆盖的泥土上倒了几滴水。

博雅的仆人和粗汉们都被老翁吸引住了，众人盯着老翁的一双手，看他要做什么。

老翁将竹筒还给博雅。

“现在——”

老翁双眼闭合，面露微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念完咒，他又睁开眼睛，取出扇子，开始给埋了瓜子的泥土扇凉。

“有生命的话，就长出来吧；有心愿的话，就实现它吧……”他这样念道。

于是——

“快看，动了！”

大家注视着土层表面，似乎微微动了。

“快看，出来啦！”

老翁说着，果见嫩绿的瓜秧破土而出。

“哇！”众人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。

老翁又说了：“看呀，长高啦，长高啦……”

嫩芽迅速生长，茎贴着地面，叶子长得又大又多。

“好嘞，继续长，继续长。看呀，开始结瓜了。”

眼看着茎部结出了小小的果实，长大起来。

“嗨，再长大点，甜一点……”

果如老翁所说，瓜长得滚圆，成熟了，开始散发出瓜熟的芳香。

“正是好吃的时候。”

老翁用手揪下一个瓜，美美地吃了起来。

“哎，大家也来吃吧！想吃多少吃多少啊！”

老翁话音刚落，连博雅的仆人也动手揪了瓜，大嚼起来。

“您也吃吧？就作为答谢您的水啦。”老翁向博雅招呼道。

“不用了，我已经喝了不少水。”博雅婉拒。

这一切是真的吗？

博雅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扫视着吃瓜的仆人、随从、老翁。

不可能有这种事吧……

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，这岂不是施了幻术？就像晴明常干的那样，大家吃的瓜，就是他用纸片之类的东西剪成的。

可是，仆人们吃得满嘴淌甜汁，两颊鼓胀。怎么看也不像是幻术。

“怎么样？都来吃瓜吧！”

等老翁向围观者和过路人发了话，甜甜的瓜转眼间就没有了。

这时候——

“不得了啦，马背上驮的瓜没有啦！”一个粗汉惊呼道。

博雅朝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，千真万确，马背上驮的筐子里，瓜全都消失无踪了。

“哎呀，那老头不见了！”又有一个粗汉喊叫起来。

包括博雅在内，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四下寻找那老翁。但是，他已经无影无踪。

## 二

牛车在烈日下前行。

博雅腰部感受着牛车碾过地面的震动，心里想着刚才的事。

那老头实在是怪。一定是使用了某种法术。

回去马上找晴明，告诉他这件事……他心里想着。

这时，牛车停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博雅问外面的人。

“刚才种瓜的老头，说有话要对博雅大人说。”

外面传来随从的声音。

掀起车帘一看，那位老翁含笑站在一旁。他右手扶杖，左手托一只瓜。

“是博雅大人吧？”老翁说道。

“正是。”博雅情不自禁地点点头。

“您打算今天晚上到安倍晴明家，对吧？”

这种事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

没错，刚才自己在车里是这么想的，但那是在头脑里发生的事啊。或许是不经意之间自言自语说了出来，被他听去了？

不等博雅回答，老翁又道：

“您去了，请捎带个话：堀川的老头，今天晚上要去见他。”

“今晚？”

“我要带两支牢房的竹筒过去，拜托他关照一下啦。”

“牢房？”

“你这么说他就会明白了。”

博雅不明白老翁说的话。

“这是给晴明大人的礼物。”

老翁一扬手，将手里的瓜抛过来。

博雅双手接住了瓜。这个瓜颇有些分量。触感很重，丝毫没有幻术之感。

博雅只是打量了一下手中的瓜，再抬头时，那老翁已无影无踪。

只有七月的阳光照着干涸的地面，白晃晃的。

### 三

“哎，晴明，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啦。”

博雅说着，这是安倍晴明在土御门大路的家。

梅雨期里吸收了充足水分的草木，在庭院里长得枝繁叶茂。

庭院最先给人的印象，是完全不加修整。

有一棵橘树紧挨着房檐。那边的松树缠绕着藤蔓，这边的树下，开绿色花的露草，尚未开花的黄花龙芽，花已落尽、叶片阔大的银线草，蝴蝶花——诸如此类的杂草这里一丛、那里一簇。

夜色之中，这些草将发酵似的气味散发到空气中。白天的热浪减退之后，杂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在向着庭院的廊内，博雅和晴明相对而坐。

二人之间放了一个盘子，上面搁着一个装酒的酒瓶，两只装满了酒的杯子。酒是博雅弄到的。

盘子旁放着博雅白天得自那个怪老翁的瓜。

廊内的灯盏里只点着一朵灯火。夏虫围着灯火飞舞，灯盏旁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两只飞蛾停在上面不动。

“噢。”

晴明用他白皙纤细的右手拿起酒杯，端到唇边，轻嘘一口气。

他呷一口酒，仿佛用唇吸入吹过清酒表面的轻风。

安倍晴明——一位阴阳师。

“怎么样，晴明？记得这么一个老头吗？”博雅问道。

“他说是‘堀川的老头’？”

晴明自言自语着，把酒杯放回盘子上。

“有这个人吗？”



“有……”

“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嘿，别急嘛，博雅。有那么多事要回忆起来，我一下子可说不全。”

“哦。”博雅伸手拿起自己的酒杯，送到嘴边。

“那位老人嘛……”晴明看着博雅说，“他使用了殖瓜之术吧。”

“殖瓜之术？”

“就是下种、长瓜的法术啦。”

“就这样的叫法？”

“大唐的道士经常运用这样的法术。”

“这一手可不得了啊。”

“呵呵。”博雅这么一说，晴明微微一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，晴明？你也懂这种法术吗？”

“哈，说懂嘛，也可以。”

“真的？怎么做的？”

博雅脸上写满“好奇”二字，盯着晴明的脸看。

晴明苦笑着站起身，走到外廊边上，把从庭院伸入廊檐下的橘树枝折下一条，又踱回来。

“能让那树枝长出蜜柑？”

“不行。”坐下来的晴明摇摇头，把树枝伸到博雅面前，说道，“你看。”

“看树枝吗？”

“看叶子。”

“叶子上？”

“有青虫。”

不错，仔细一看，确有一条食指大的青虫，正在啃吃着橘树叶子。

“这虫子怎么了？”

“它很快就要变成蛹。”

“变成蛹？”